

文海校抄

三

1.5
1598
3



1598
卷 3

冊 八
號 文
函 八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三

寢忌

孕異

慕古人名

氏族

穆寧

婦人識鑒

相權

五土

物類相伏

當局者迷

擇術

盤古

司徒甲

嘯旨



文海披沙目錄

評量彼已

草異

雷擊人

釋常談

科場之法

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偶不以類

樹衣

夏雪夜日

芙蓉

谷聲

用筆之異

異蹟

歌姬乞食

食異

不妄稱人

武官不識字

取人以貌

畫病

文士當韜晦

定數定知

參同契

物作人言

君相造命

報應之說

詩文書畫

硯墨紙筆

治病太賊

賢愚不係世類

執金吾

疑能生病

孕異

比戶錄曰孔雀不必足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
淮南八公相鵠經曰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睛
不轉而孕又會稽賦豪豕自為雌雄缺鼻曾無
牝牡師曠禽經曰鶴以聲交而孕鵠以音感而
孕白鷓相視而孕鵠鵠睛交而孕蝴蝶絡緯皆
以鬚交而孕鰻魚影漫而生子哀牢夷之先婦
人水中捕魚觸沉木而孕周宮人遇龍漿而孕
楚王夫人納涼抱鐵柱而孕漢史浦女飲書佐

盥手水而孕女國浴潢池而孕則非獨物為然
矣

物類相伏

鵠飛則蛾沉鵠鳴則蛇結白蟻聞竹雞聲輒化
為水煮羊以鼈煮鼈以蚊鶴禹步而致蛇啄木
畫字以出蠹

慕古人名

司馬慕蘭而名相如元歡因蔡而名同雍袁粲
仰慕奉倩陳武自比中郎文紀希蹤張綱李預

襲跡元凱然俱徒慕其名而實不逮惟范之希
文真之希元庶幾近之至於晉卿十子皆同帝
王之名齊丘超回敢犯聖賢之諱向栩弟子顏
冉由賜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劉乾字天抑
又甚焉

當局者迷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
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
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

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
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
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妹壻知之潘炎
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
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氏族

自宋以前氏族之品最嚴故侯景欲婚王謝武
帝以非偶抑之崔盧李鄭雖累葉凌遲猶恃世
望嫁娶必多取貴李義府既貴乃與趙郡敘昭

穆後魏太和定望族以隴西李寶等七姓唐以
滎陽崑頭等四姓爲鼎甲皆不與下姓婚嫁族
望之興於此爲盛故李楨謂爵位不如族望官
至方岳惟稱隴西宋頗不論至今日而漸盡矣

擇術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
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
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工身郗雍善視盜而卒
身死盜手黃公以赤節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

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陳暄以狎致位
而卒以狎悖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爲龍所掀
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也

穆寧

楚王食菹而吞蛭昭明得蠅而置稗不欲以口
腹罪人也郭林宗令魏德公作粥而擲杯呵之
雖寓教誨亦似已甚唐穆寧爲刺史其子已爲
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遭笞杖一

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白鹿脯合而滋之其
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美以為行有重賞
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一時閑
傳以為笑柄此等舉動猶以家法見稱何耶

盤古

今人皆言盤古分天地徐整三五曆記曰天地
渾沌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
地開闢萬八千歲而死五運歷年記亦載盤古
左目為日右目為月嘘為風雨吹為雷電開目

為晝閉目為夜骨節為山林腸為江海毛髮為
草木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塚述異記亦
云南海有盤古塚成都有盤古廟湘鄉有盤古
村會昌有盤古山荊州風土記以十月十六日
為盤古生辰夫生有日死有塚則非甚渾沌之
世也然道甲開山記曰厲山分布元氣則厲山
氏又當在盤古之前矣

婦人識鑿

僖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

見嵇阮達旦忘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
桓玄之妻知劉裕不爲人下王珪之母能識房
杜裴延賞之妻鑑拔韋臯于孟陽夫人知杜黃
裳爲有名卿相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頭書
生古今婦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鑒亦奇矣

司徒甲

孟嘉以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爲漸近自然
裴洛兒彈琵琶廢撥用手識者賞之乃妙伎彈
箏多用銀甲唐李汧公因患代指新甲未完援
琴欲泛削竹代之人爭倣效至目曰司徒甲斯
效響之過矣

相權

唐元載在中書有丈人來訪不之見贈河北一
函書啓視唯署名而已帥得書大驚立贈絹千
疋明張江陵作相有父執歲貢入京耄矣見張
張曰君年老卽得美任所獲幾何不若在此少
盤旋橐中可富也留之竟日夜分始出翌日其
門如市餽遺數千金遂致仕而歸

嘯言

嘯言一書不言何人所作或云宋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其言嘯法甚備然不可得而傳也其言西王母以授南極真人授廣成子尤為誕妄不經既云舜禹之後其法廢矣乃流雲篇又謂聽韓娥之聲而寫之韓娥戰國時人寫者何人也既云阮籍之後湮滅不聞矣又云籍傳寫其音謂之蘇門今所傳者即是不知籍後傳之者又何人也且古人以嘯為常非絕藝也召南謂

其嘯也歌漆室之女倚柱而嘯漢成瑨坐嘯劉越石登樓長嘯胡賊淒然劉真長長嘯老嫗樂聞豈可謂舜禹之後直至孫阮乎劉宋時釋智一善嘯聲入雲際謂之哀松之梵唐時峨眉陳道士及廬江有重囚皆以善嘯名陳聲如霹靂囚上徹雲漢海外有因霄國善嘯丈夫聞百里婦女聞五十里亦未可謂阮籍之後無其人也

評量彼己

凡評量彼己先要自知而又知人毫髮不爽使

千載之下傳為確論如王珪歷數在廷諸臣得失聞者心服解大紳評李至剛諸人身沒之後仁廟猶思其語至於詩文無形尤難模擬黃涪翁贈東坡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虞伯生謂楊仲弘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美女簪花愚集如漢廷老吏公論亦以為然王元美雜詩云老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風生紫瀾若問濟南奇絕處岷峨天半雪中看可謂善方人矣學齋佔俾乃謂曹

鄴有風而楚無風黃詩為自負而譏坡公詩不入律失之鑿矣

草異

伏羲文王墓前獨有著草季子挂劍臺下獨生挂劍草鄭康成讀書山下獨生書帶草皆它處所無也孔林不生荆棘嚴陵獨生白茅孝女拖芭草皆偃仆漢王牧馬草有嚼痕有情耶無情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雷擊人

連字
恐三
字

萬曆戊申三月初二日福郡連朝陰雨至日尤甚雷聲轟然亦不甚震有泥水匠在東門外擊死書其背云前世毆死父因記宣和間濰州屠者宰猪皮上一片有字曰三世不孝父母夫不孝二世為猪可也殺父迨至再世而後擊之不亦晚乎

釋常談

釋常談一書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蕪陋極有可笑至以鵝為右軍筋為趙達盲為小冠子

夏癭為智囊醉為倒載覓食為彈鋏左遷為盤庚子死為喪明鬻為齷齪皆謬誤不經似村學究所為觀其引負荆一段語真打鼓上場人說話也

科場之法

往代科場之法甚寬唐以前無論宋禮闈舉人懷挾書策者不過扶出殿一舉而已今則枷號禁錮終身對策有不知者各曰對未審謹對十問之中得四即合式矣今則一首不完即榜之

至於題字脫誤草稿不完皆榜策題不知者許
印簾上問至御試亦然至今御藥院具試題書
經史所出模印給之今則跽伏不敢出舍外雖
通場不知不敢上請也二蘇入試時子由得病
韓忠獻代請於朝為展限二十餘日李文定柳
開皆黜落之後復請取之今則稍有私意風聞
漏泄必羣然攻之宋初不與選者至擊登聞鼓
稱冤輒為覆試今敢爾耶至於懷挾之風熾而
試官之防閑愈密囚首跣足無復人理稍有犯
習之汚下有以致之也

智囊

樗里子號智囊漢鼂錯號智囊魯匡亦號智囊
匡王莽時為義和支謙亦號智囊謙字恭明月
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諸國語
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又杜
預桓範亦有此號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瘿
而多智亦號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吳興之筆新安之墨甲於天下而官司所取者率皆濫惡不堪良由取之太多好惡不分而價值又不時給故也唐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何也超曰明公初下車取墨歲不過十挺今則數百挺猶未已應命不暇何能精好此亦居官取物之鑿也

偶不以類

魚與蜥蜴偶鳥與鼠偶龜與蛇偶雉亦與蛇偶孔雀亦與蛇偶馬與驢交蚯蚓與阜螽交龍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龍馬與豕交則生象

樹衣

滇中雞足山龍華寺多古木木杪有絲飄颻下垂如絲髮長數尺許土人取以為服名曰樹衣

夏雪夜日

葱嶺點蒼皆六月有積雪日觀大崎皆於夜半見日余登黃山及五雲下界皆昏黑禁鍾欲動

而山椒日影猶煥爛如初日夏蟲疑冰固非虛語

芙蓉

芙蓉蓮花也一名荷一名芙蕖一名菡萏根為

藕莖為茄葉為蓮實為蓮蓬心為么荷又為的

又為意命名最多而取象亦廣有芙蓉峰在衡山

芙蓉嶺在婺州芙蓉渚地名芙蓉城仙女所居芙蓉崗在韶州

芙蓉江在靖州芙蓉洞在福州芙蓉堤在濟南芙蓉

橋在濟南會輦有詩芙蓉溪在羅紋山下出硯芙蓉亭 芙蓉

蓬蘽

崗一作淵

郭唐詩十里芙蓉郭芙蓉村楊鐵崖詩芙蓉縣安南地名永樂

中芙蓉驛在馮宿芙蓉山唐劉長卿詩芙蓉水柳

厚詩驚風亂芙蓉池曹文有芙蓉池詩芙蓉沼李

遠詩前對芙蓉園漢時園在洛陽芙蓉浦張昌宗

芙蓉芙蓉沼芙蓉館石曼卿為芙蓉關芙蓉關王維詩芙蓉

芙蓉殿魏時建唐詩芙蓉殿芙蓉艦見三十芙蓉觀在福

芙蓉院在福寧芙蓉堂六朝有芙蓉苑芙蓉苑唐時在

芙蓉涇吳興程芙蓉樓京口城西北樓名芙蓉

芙蓉軒宋鄧肅有芙蓉壁芙蓉壁唐詩橫雲照芙蓉塔

芙蓉軒芙蓉軒詩

屏小說有芙蓉屏記

芙蓉府

劉夢得詩歸路芙蓉府

以上近八十

種其他花木未有及此者也

谷聲

安定西隴道一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者皆

聞之謂之彈箏谷金陵靈谷寺東有谷踐之空

空然以手拍則應聲如琵琶亦名琵琶谷又靈

州有沙踐之則有聲號曰鳴沙

用筆之異

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筆然鼠鬚苦勁似

不堪作字也歐陽蘭臺用狸毛為心蕭祭酒用

胎髮為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隱

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

八百張外有豐狐蚺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

毫雖皆奇品然恐醇正得宜終不及中山之兔

至於淇源之鴨毛雀雉毛五色相間徒為觀美

子瞻用雞毛筆三錢一枝取其賤而易致今吳

興免毫佳者直百錢而羊毫者二十分之一故

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臧晉叔與余議取貂

鼠毛爲之而輔，以免毫其快人意。晉叔常謂鍾王所用鼠鬚者必此也。然稍覺肥笨，運動不如人意。近來吳興有羊毫筆，名巨細價與兔毫敵矣。柔便可喜，終非上乘。

異蹟

若耶溪，旦必南風，暮必北風。

相傳鄭弘採薪遇神人問所欲曰常

患載薪逆風，願旦南暮北，神許之。至今猶然。

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

流，點蒼溪上大，雨野中烈日。

相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金筑

聖泉潮汐百刻。

在黔筑一晝夜必百次驗之不爽。

閩中溫泉左

寒右熱，蒲陽霞墩井左，重右輕。江乘之泉半溫半冷，共出一壑，句容之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廬陵井水半青半黃，恒山雙泉一甘一苦而開。縣郴州南川，天河諸泉皆一日三潮，天地氣候有不可窮詰者。

歌姬乞食

持鉢破衣於歌姬院中乞食，人知有韓熙載而不知。又有裴休按北夢瑣言，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

為入

食異

何晏食菜餅不拆作十字不食唐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明李于鱗食饅頭必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家姬蔡氏所造方食先用葱不切入餡中而留饅頭上一竅俟其既熟即拔去葱而以他麵塞其竅然公亦自秘其方不得入也

不妄稱人

古人不妄稱人亦不能面諛人鮑明遠以已詩與謝靈運詩質惠休惠休曰謝詩如出水芙蓉君詩如繪繡滿眼鮑亦心服褚遂良問虞監某書何如永師曰永師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至此又問何如歐陽曰聞彼不擇紙筆無不如意官豈得若此褚惠曰然則某事此何為虞曰但得筆墨和調遇合作者亦足嘉尚褚喜而退若今人則譽之者唯恐其不足而見譽者亦坦然下視古人而不疑矣

武官不識字

五代時康福疾卧閣中寮佐問疾見錦衾戲語曰錦衾爛今福聞之怒曰吾乃唐人安得謂我為爛奚宋神宗時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猶何如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悉是精猶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葉溫叟將謂精猶是精確也然此猶無害於事至魏宋鴻貴以律有梟首之文生斷兵手以水澆之噫甚矣

取人以貌

古人取人十七以貌如張負之妻陳平王陵之赦張蒼光武之識張閔李白之救郭子儀皆以容儀美麗六朝江左以此相尚如左思張載者什百中之一二耳昔人謂妍皮不裹媮骨李勣選將必相豐偉有福者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是或一道也蔣凝美姿容所至以為瑞號水月觀音卒致通顯唐末玉筍班以為美事則不獨選將然矣

畫病

作畫如作詩文少不檢點便有紕繆如王摩詰雪中芭蕉雖闕廣有之然右丞關中極寒之地豈容有此耶畫昭君而有帷帽畫二疎而有芒躡畫陶母剪髮而手戴金釧畫漢祖過沛而有呼六而張口皆為識者指摘雖與畫品無干終為白玉之瑕作書亦然

文士當韜晦

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即蓋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宋徐摛經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為朱异所忌出為郡守蔡居安當國會館職食瓜各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校書郎董彥遠連徵僻事數條不過數日即補外以此知文士當韜晦不可盡露胸臆以取忌也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秃筆以避禍悲

夫

定數定知

邵堯夫知牡丹來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羣馬踐壞寶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以祗備二尊人之用其弟儼見之謂兄曰甚好工夫但有一隻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馬枕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椅下馬訖遂為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寶二侍郎今之

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儼

參同契

參同契語儘有可入詩者如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積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一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

投水捕雉兔登山尋魚龍 象彼仲冬節竹木
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 天道甚浩
廣太玄無形容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
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物作人言

鸚鵡鸚鵡秦吉了皆能人言 角端猩猩亦能人
言 孫吳時永康之龜人言 晉惠帝時江夏張騁
所乘牛忽人言 犬亦人言 唐光啓元年河東有
牛人言 宋乾道初虎丘之鵲人言 荆南之虎人

經
或脫
家字

言 盧傳素家馬人言 夢澤之鹿人言 南唐苑中
鹿亦人言 朱休之宗楚客余三乙張林家犬皆
能言于闐野豕人言 渭南主人猪亦人言 嚴遵
美家猫犬相對人言 鄱陽龔紀猫人立而言 金
樓子曰羅含之雞能言 西周之犬能語 宋處宗
家雞亦人言 華表之鶴人言 王周南家鼠能言
晉安鼠能咏詩 駝坊使臣橐駝相對 偶語路巖
家馬忽作人言 紹興時亳州魏翁之雞能人言
至今有人雞墓東都龍門僧桐華上蜂作人言

相慰勉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嘉靖間楓橋場
醫龔家大龜作人言萬曆初史文學傭工人家
母雞作人言至王清之枯木汪朝議之楮菌亦
作人言晉武帝幽州塞北死牛頭能言甚矣

君相造命

昔人言君相所以造命然亦不能違命唐太宗
與王顯有布衣之舊常笑其老不作繭及帝登
位命以官而顯遽卒宣宗屢欲用李景讓為相
至撚名探丸竟探不着終以辱臺病免唐許孟

容知貢舉以陳存能又屈塲屋欲與一第是夜
遽中風不能言魏徵當國時二吏爭言祿命一
云由此翁一云由天魏密聞遣由此翁者往吏
部注選一官而其人不知因病倩由天者往遂
得官宋仁宗時二內侍亦如之宋太宗與陳學
究善懼藝祖遣歸及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
大集其門一夕醉飽而死畢士安作相有壻皇
甫泌放縱不羈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方啓口
云臣壻皇甫泌卽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

日又言值上內逼起遙語日卿累言壻皇甫泌必欲轉官可超轉一資畢唯唯而出竟轉大中丞後至尚書一說是向敏中壻李吉甫惡吳武陵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使宣勅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即取出注武陵姓名中使退呈李李日此人至麓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奈何矣宋神宗時術者言王安禮當相上聞之怒日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他日縱當用亦且遲之至來春安

禮果拜相王岐公以問上上默然久之日朕偶忘之信知果是命也則君相安能造命哉劉禹錫日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報應之說

今人但知報應之說出於釋氏其實非也聖人日惠迪吉從逆凶又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顯然言及報應矣至於杜伯射宣王彭生爲豕公孫聖應夫差莊子儀擊簡公趙王如意爲崇戟呂后掖田蚡將死叩頭竇嬰灌

文海披沙 卷三
夫此皆佛法未入中國之時迂儒談及報應便指為釋氏幻惑之說亦未之思矣

詩文書畫

作詩文與書畫一也準則於前人之法度而參合以自己之丰神然而法度易遵丰神難運故詩文有讀破萬卷而不能下筆者書有日臨法帖而不知筆意者畫有逐一規倣而全無墨氣終成俗品者要在於悟而已

硯墨紙筆

硯之堅潤者多難發墨而墨堅緻者又磨不卽下筆之佳者鋒毛極脆而硯之發墨者墨之膠氣重者紙之堅而厚者又皆極能損筆欲四者之調和而皆適於用亦難矣然則如何曰硯取其發墨墨取其黑而發光紙取其堅而澤至於管城不妨多置古人退筆成塚豈能一一顧惜耶

治病公賊

病本邪氣而復以符籙祈禳之法治之是以邪

攻邪也故病雖愈必苦於香火之奉承賊本烏合而復藉召募無賴之兵擊之是以賊驅賊也故寇雖平必困於軍士之攄掠

賢愚不係世類

唐盧懷慎爲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子杞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爲時論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奕奕安得不生靈運信乎賢愚不係於世類

執金吾

官名執金吾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足謂之金吾扈駕則執之以夾車因以名官今人但稱金吾而不言執則一棒而已語相沿而不覺其謬也一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天子出行先導執之

疑能生病

有僧於閤中踏物疑爲生命是夜遂聞有叩門索命者至且視之茄也心遂豁然杜宣主簿見盃中有蛇飲而致疾及知弓影宿疾遽瘳宋朱

文海披沙 卷三
思彥囚押錄高生夫妻於獄縣丞縱之使逸而以死報遂見高夫妻披髮爲祟病且危篤丞聞之遽令其人來拜豁然卽愈李元衡出官慮妾不容於妻登舟數夕卽有鬼稱是妾音容皆似及遣信視家中無事鬼亦不見惠州周提刑妻募人殺妾周知之藏妾他所募者以已殺告妻遂感疾見妾爲祟周乃喚妾以歸妻大驚其疾脫然卽愈石普醉中命投一奴於河投者哀而縱之旣醒而悔遂病見奴爲祟自分必死及知

奴無恙已病亦除乃知報應之說徃徃如是關尹子曰人之平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釋氏謂魔從心生非虛語也

思存心... 高生夫妻於獄... 丞從之使逸而...
人先報遂見高夫妻披髮為祟病且危篤丞聞...
之遇令其人來拜豁然即愈李元衡出官慮妻...
不容於妻登舟數夕即有鬼相是妾音容皆似...
精壯信... 家中無事鬼亦不見惠州周提刑妻...
昏小... 而... 然... 歸... 心... 我... 盡...
... 而... 然... 人... 日... 日... 非... 非... 終... 終...
... 日... 人... 平... 日... 日... 念... 非... 常... 之... 終... 終... 皆... 心... 有...
... 關

文海披沙卷之三終

